



西双版纳惊魂谷

危机四伏的神秘峡谷！令人毛骨悚然的蛊毒！
扑朔迷离的诡异事件……



勘破层层悬疑，每一步都让人胆战心惊；
重温全球疑案，纵览世界谜题，每一篇都让你拍案叫绝。
最明察秋毫的探案，带给你无可比拟的全新悬疑体验。

70% ◆ 著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西双版纳惊魂谷

危机四伏的神秘峡谷！令人毛骨悚然的蛊毒！
扑朔迷离的诡异事件……



勘破层层悬疑，每一步都让人胆战心惊；
重温全球疑案，纵览世界谜题，每一篇都让你拍案叫绝。
最明察秋毫的探察，带给你无可比拟的全新悬疑体验。

70% ◆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双版纳惊魂谷 / 70%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9.7 (2013.5 重印)

ISBN 978-7-219-06612-6

I. 西… II. 7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0668 号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责任编辑 梁凤华
责任校对 周月华 林晓明 周娜娜
美术编辑 王 霞 梁殊萌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690mm×960mm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172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5 月 第 2 版
印 次 2013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612-6/I·1162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引 子 / 1

第一章 踏上鬼之旅 / 3

只见叶敏把项链拎起来，继而开始左右摇晃，边摇晃边对我危言耸听道：“它能让你昏迷，然后对我掏心掏肺。”

是不是啊？

我看她眼神极其嚣张，于是撇撇嘴就盯住了悬置于我眼前左右来回摆动着的钱币，我就不信了。可谁知盯着它晃了几个来回之后，我就两眼一黑，“扑通”一声趴倒在了桌面上。

1. 新进职员
2. 未知的目的地
3. 车厢里的鬼故事

第二章 神秘的古建筑群 / 17

“哦？到纳尼索境内了。”马脸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，差点没把我吓个半死。心有余悸间我瞅了瞅路边，不知什么时候矗了块大牌子——尼索岗。

1. 不在计划之内的地方
2. 错误的决定
3. 泼墨壁画

第三章 僵僵腾龙墙 / 31

三月春意正浓时，怎会这么冷？我听说过阴风吹后颈，其寒入心扉……莫非是阴风？阴风在传闻里是种代表，其效果等同于下雨之前先刮的阵风、赶在雷声之前先惊人的闪电，属于某种征兆。阴风阵阵，必有来者，其者不善，非鬼即妖啊。

1. 活见鬼
2. 诡谲的大宅院

第四章 骇人的神秘水道 / 37

那声音仿佛并不是来自正在血沫并涌的林胖，我感觉简直就如同是自己

的脖子被勒断一样，如此真实猛烈。我卡壳了几秒，随即发了狂似的拉着叶敏和呆若木鸡的马脸就往廊道尽头冲，谁知冲到尽头却傻了眼——

先前瞥到的暗门玄关还真是封着的。

1. 无路可退
2. 逢水阻道

第五章 疯狂的人群 / 43

那是他自己的脸，面前，那些全部都是他自己的脸！无数个“吕放”看着吕放。他被吓得肝胆俱裂，他们面如死灰。

1. 患难情侣
2. 遭遇战

第六章 女尸发 / 49

想起那比南非女子接受的割礼还要恐怖百倍的蛇宴刑，我腿都抖成簸箕了。我起初以为是蛇阵，可哆哆嗦嗦了一会儿却不见传说中的蛇群围攻，我忙摸出手电筒，待光束划过，我差点没喊娘。

1. 人体壁画
2. 过“河”

第七章 驼峰诡桥 / 55

这时，黑静的水道里我们听到头顶有东西滑落水中，带起一阵“哗啦啦”的水花飞溅声，马脸紧张得裹足不前。我和叶敏心里明白，对那些落水之物都猜得八九不离十，不过也只敢吸吸冷气，没敢确认，只得边加快速度边催促马脸。

1. 十二时辰制
2. 桥上之物

第八章 诡谲离踪 / 61

他以为他什么都注意到了。磨磨蹭蹭间，院子里又起了风，吹在身上他并未感觉到冷，但牙齿却在拼命地打架，奇了怪了。就在吕放重振精神勇往直前的同时，他头顶的檩子上，有两根黑漆漆的东西正随着这风缓缓地来回晃动着——

那正是马脸和林胖上吊用的套索。

1. 不知下落的女孩
2. 不太合适的相遇

第九章 异人 / 67

林永说这话的模样让吕放从头顶凉到了脚心底，大脑指挥着身体，他转身就跑。他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，不知道是在怕未知的前方抑或是古怪的林永，总之，他觉得再这样不明不白地跟着这疯子跑下去准没好事。

1. 结伴而行
2. 不要作弄我

第十章 图腾 / 73

没想到吕放死也不同意，他称此刀是他爷爷留给他的遗物，若是沾了那不知道有没有毒的黑水废了怎么办。我无言，他爷爷怎么不留双大头皮鞋给他，那样我也不用这样煞费心机地想夺过来了。

1. 冲突
2. 溢水的黑洞

第十一章 古怪的机关 / 81

我头有点大，怎么感觉是有什么东西猛一下把绳子拽下去的？我没敢多想，打了个哆嗦就起身招呼还在直嚷嚷“怎么掉进去了？还好没把瑞士军刀给你”之类废话的吕放道：“废话少说，你刚才说那东西是活动的是怎么回事？”

1. 机关
2. 死路
3. 失控

第十二章 破桩之地 / 93

“怎……怎么了？”我被她的反常举动吓了一跳，急忙去摇她双肩，我好像没有说错什么话吧？惊恐了半晌，叶敏才疑神疑鬼地告诉我——

“你有没有发现……我们在地底那些走道里待了那么久，连一只老鼠什么的都没见到过？”她丝毫不掩饰眼中满溢着的恐惧。

1. 九死一生
2. 波折再起

第十三章 魂断阻龙街 / 101

一行人在我的建议和带领下，脑门上暴着青筋淌着汗开始挪，一点一点靠近那白色布帘对面的街，想一点一点地把它抛到背后。但是正当我紧张兮兮地前进时，背后不知被谁突然拍了一下。

1. 阻龙坛
2. 线索

第十四章 姗姗雨至 / 107

开门的声响在宁静的深夜里尤为刺耳。一打开门，哎哟，尘封了百来年的灰尘颗粒劈头盖脸就朝我们翻滚而来，那味儿呛得我双眼都直淌眼泪了，睁都睁不开。

1. 征兆
2. 诡计

第十五章 傣家竹楼 / 117

出乎意料，在街巷的尽头，耸立着的居然是栋“古宅院”。我们一行人全都诧异到说不出话来。诧异的并非是没有出口，而是古宅院本身。看起来，这里似乎是座……

1. 异声
2. 楼中楼

第十六章 变生之门 / 133

我眼前的景象有点黑，脑子有些懵，什么声音都听不见，嘶嘶虫群的鸣叫声充斥了一切，那些怪虫挣扎着翻过身来，便又在巨树四周游荡开来，觅食、喝水。

1. 迷雾
2. 怪物

第十七章 腹地渐深入 / 141

后有独树前接草林，后有怪虫，前……蛇？我被自己的推测弄得心惊不已，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，草和蛇就像水和鱼，怎么想都在情在理，万一再一次被我猜中了，那我们进去还不全葬身蛇腹？前面树上那些玩意儿都能长到那种个头，乖乖，这草林里的蛇类岂不是要长成龙了？

1. 损伤

2. X 阵

第十八章 惊煞草甸地 / 149

我活了二十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震撼的乌云齐翻、雷电频闪的景象！我被这大自然的力量撼得体如寒蝉，直看得目瞪口呆。可能马脸感觉到我没跟着一起前进，所以转过头来想看看我是不是怎么了，一转头，我就听见他说了句粗口，其中还掺杂着个词——雷暴。

1. 雷暴

2. 止雷寺

第十九章 昭然若揭 / 155

就在我俩抱头痛哭的时候，庙堂门外突然闯进来一个人影，惊慌失措，气喘吁吁。我吓得差点没把怀里的叶敏丢出去，难道是马脸诈尸了？！

1. 恶斗

2. 素颜

第二十章 继续前行 / 163

我挠挠后脑勺，本想着找办法的，哪知道伸手一挠就是一股钻心的疼痛，一看手上全是血，血迹都有些黏稠了。叶敏和素颜都被我的血手吓了一跳，忙问我这是怎么了，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我是不是已经死了？

1. 谎言

2. 庙堂之后

第二十一章 惊魂吊桥 / 171

正当我们小心谨慎、提心吊胆地才走出百来米时，悬崖里断层上就起了阵阵阴风，“呼——呼——呼——”我都快被这风吹出心肌梗死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在风的作用力之下，我们脚下的麻绳吊桥竟开始缓缓摇荡起来。

1. 其中之一

2. 临夜

第二十二章 十三怨念坑 / 181

以居中长台为中心，它的两侧竟有很多一字排开的大圆坑，很深，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能窥视到其一二。我们走了一圈，发现两侧的深坑围着长台排列成一个巨

大而奇怪的形状，像个英文字母“M”。

1. 叶敏
2. 石室
3. 十三怨念坑

第二十三章 出乎意料 / 197

随着身影的靠近，林中石道上的身影逐渐显露出真实的面貌来——

纤薄的双唇，轮廓分明的五官，尖锐的眼神，一头飘逸的长发整齐地梳成一个发髻盘在头顶，一身花花绿绿的衣束上裹着很多色彩鲜艳的布条；风一过，布条就像群魔乱舞一般，在这女子身前脊后狂乱飞舞着。

1. 苏醒
2. 血缘
3. 渊源

第二十四章 仪式 / 209

立时，一股钻心的痛楚就由我的双眼处袭来，我痛得在坑洞底直打滚，“啊——”脑袋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噬食一般，奇痒无比、痛噬心魂。

1. 缚魂咒
2. 破魔师

第二十五章 真相背后的真相 / 217

我话音刚落，叶敏本来平静的情绪就起了明显的波动。

“你怀疑那些传承了千百年的降头术？”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很尖锐。

1. 鬼婆之谜
2. 身世之谜
3. 古地之谜

尾声 / 229

“还记得第三天我们在文县吃饭时，你为了什么事嘲笑我吗？”叶敏说完，把手伸了出来，在我眼皮底下慢慢摊开了那攥着的拳头。

在她手心里，有一枚古旧的古钱币，恰好此时阳光斜射下来，那钱币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折射出淡淡的青绿色。



引子

“滴答——滴答——”

有水滴溅在脸上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从昏死的状态中苏醒过来。

头暴痛，过了一会儿清醒了，我才发现自己跌落在了那个很深的坑洞里，确切地说，应该是那个地牢洞里。四面的墙壁绿苔如茵，湿漉不堪。艰难地支起身子，借着微弱的光，我能瞥到头顶上惨淡的新月。我心里明白，此时它离我有多遥远。没想到居然掉进来了，虽然很愚蠢但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。

“咳！咳！咳！”

之前站在这坑洞洞口边上，我就已经目测过这坑洞大致的深度，它就像那些重囚犯们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一般，深不可测。这下面只有绝望，绝无希望。而现在，这种绝望也紧紧地包围着我。当然，让我喘不过气的原因不只是这个，还有她。

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

我试着努力回想晕厥前所发生的一切，有些事情不对劲。想起掉落下来前所发生的一幕幕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直恨得咬牙切齿。无论她的理由是什么，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！

轻轻活动了下手脚，很痛，但是还能动，还好！这让我感到一丝欣慰，看来手脚什么的并未骨折抑或摔断，如果我还能出去的话……

扶住墙壁挣扎着站起来之后，我开始打量自己的处境，眼下置身坑底我才看清楚，我失足跌进的这个地牢深洞距离地面至少超过五米。而它的形状，则十分不规

则，比较近圆形。刚下过雨，浸过水，这样一来，想逃出生天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

也对，这么愚蠢的问题应该早在几千年前，在那时的统治者们面前就迎刃而解了吧……如果靠爬就能爬得出去，那这些个形同虚设的地牢也就没有造的必要了。

我苦笑。

扶在墙壁上的感觉很奇怪，墙上似乎有什么异样，但是因为天黑又下过雨的缘故，四周不仅显得潮湿，也极其阴暗。我没多想，把脸凑近了想仔细瞧一瞧。细看之下，呼吸瞬间就变得异常粗重短促，墙身上赫然是些抓刮过的痕迹！

显然，是人为的。

意识到是人指甲造成的，我眼前的墙面顷刻间清晰起来，无数道触目惊心的抓痕似乎带着凝重的怨气，深深地陷在墙壁之内，触摸上去，冰冷绝望的恐惧感立刻蔓延至全身。我突然明白，她说的是对的，这些深坑在很久很久以前确实是用来关押犯人的类似牢狱的设施，不难想象，这些坑洞内壁上所留下来的绝望有多深刻。

触摸着那些挣扎的痕迹，看着它们，我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。局促的空间里密密麻麻布满着的抓痕本就压得我喘不过气了，这时刚好嗅觉有所恢复，于是各种怪异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，我几乎快要窒息。思绪开始紊乱，意识又开始模糊……

等……等等！这是什么？！

尽管此时我万分难受，但还是瞥到了湿漉漉的坑洞内壁上，那些陷进去的痕迹里分明有什么东西溢出来。那些红色的液体是什么？不！绝对不可能是血！我像发了疯似的用手去擦，不料脚下一滑，整个人猛然失去平衡，随即跌倒在地。与此同时，头顶的洞天处似乎传来了一些细微的响动声。

是……脚步声？听起来不像，我顾不上疼痛，急忙仰起头朝上望去。

“嘻嘻嘻嘻嘻嘻……”

映入眼帘的，是很漂亮的一张脸。她，或者说“它”，趴在洞口边上，面朝下静静地看着我……什么都对，除了它的眼睛。

它……它居然没有眼珠子！白皙的脸上悚然是对漆黑的窟窿！而我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，彻底歇斯底里地喊出来。

“救命！救命啊！”

第一章 踏上鬼之旅

只见叶敏把项链拎起来，继而开始左右摇晃，边摇晃边对我危言耸听道：“它能让你昏迷，然后对我掏心掏肺。”

是不是啊？

我看她眼神极其嚣张，于是撇撇嘴就盯住了悬置于我眼前左右来回摆动着的钱币，我就不信了。可谁知盯着它晃了几个来回之后，我就两眼一黑，“扑通”一声趴倒在了桌面上。

1. 新进职员
2. 未知的目的地
3. 车厢里的鬼故事

1. 新进职员

我叫杨丰，居住在景城，就职于一家设计公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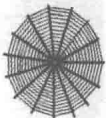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公司最近颇为热闹，因为刚聘进两名知名大学的应届毕业生，他们的到来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来说，倍有如虎添翼之感，再加上公司几个月以来的业绩居高不下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头头一高兴，小桌子一拍：“行！放你们两个星期的假，好好玩玩去！”

这要求还是叶敏提出来的，大家这段时间夜以继日地赶工、加班，为了把业绩拼上去，全都累得够戗，林胖甚至都瘦下一圈来。现在得知此消息，怎能不高兴？大家当即便七嘴八舌地开始讨论去哪玩、怎么来怎么去等等一些琐碎杂乱的问题。

我对旅游并无太多兴趣，所以也就没掺和进去讨论，不过心里倒也蛮乐意的，毕竟不管怎么说，辛苦了几个月能有时间休息休息，的确是件好事。放假旅游的事叶敏盼了很久，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了。我心里暗忖，反正只要他们讨论出个所以然来，我跟着大部队走就是了。抱着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的想法，我自顾自地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早上未处理完的一些文件。

说起我们公司我就一肚子牢骚要发，公司规模并不大，老板姓马，叫马敛，整个二百五的名，我真怀疑他爹是怎么想的，“敛”谐音同“脸”，所以大家背地里干脆都喊他马脸或马脸头头。他以前是个外地经商的江湖商人，用我们这里的话说就是“倒把子”，几年四处辗转的行商生活让他感到极其厌恶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敢情他还是喜欢走南闯北的，但是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就成了路；处处都是路，让他没新路可走。说白了，这家伙就是经商失败了，好在还留着点儿钱，所以后来就有了我们这个小公司。

说心里话，他整个小规模批发部出来居然敢喊公司，要不是咱在这儿帮他力撑着，他早破了七八次产。



话说品学兼优的我怎么会在这儿，这就是孩子没娘，说来话长了。

前几年我以全市最优异的成绩考进省重点，不仅如此，大一那年我更是锋芒露尽，简直一鹤立鸡群的材料。整个年级除了那些眼睛红得发黑的部分同学之外，其他谁不喜欢我？那会儿的风光已经不是能用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车见车载来形容得了。校长更是笑得合不拢嘴，那鸟重点已经两年没出过像样的尖子生了，教育局给的压力把这老家伙压得气都快喘不过来，很显然，我就是他的救命稻草。

于是呢，在大一完事那年，这厮立马给我立了个特殊。什么特殊呢？就是指毕业以后百分百内部分配工作。也行了，这年头月薪三百都抢破头，更何况那会儿分配的还不止这数。那时候我仗着下半生衣食无忧的想法便有恃无恐，学习上渐渐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混日子了。大二还在全校前几名，直到后来大三挂了三门红灯，其他几门也像濒临死亡的母狗一样在及格线上挣扎。我自己倒觉得没什么，无所谓。外界就不同了，先是那些辛勤培育祖国花朵的园丁，一个个见到我都黑着脸，然后周围那些花朵也纷纷效仿。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最可恶的是校长那厮竟把我分配工作的事压了下来，还限我半年之内赶上全校前二，否则特殊之说纯属扯淡。我一向以高傲自居，哪受得了这气？一怒之下“焚书坑包”，娘的，老子不读了！

后来回到家着实被老爷子修理了几遍，可不管他怎么说，我死活也不愿意回去再读，脸皮上过不去。老爷子也明白我这脾气，认定的事就算错得彻底也要错下去，愣是跟我纠缠了几个星期，差点连父子关系都要断了我都雷打不动。没办法，最后也不管了，不读就不读，放下话来让我找事做去。嘿，事有凑巧，刚好赶上那什么马敛经商失败回来，不知道是我倒了八辈子血霉还是上辈子造的孽，他又不晓得哪年跟老爷子扯上些交情，扯来扯去说要开个公司正好缺人，我那老爷子二话没说就把我推了进去。

这就好比羊入虎口。

我一开始还想着，其实这样也挺不错的，再怎么说也是个蹲办公室的活儿，不累又神气。更何况我家老爷子和他这把交情，管他看僧面还是佛面，就算是我上司我也照样有机会反客为主，摆他几道道。

后来公司一成立我立时就傻了眼：一间租来的小单间当所谓的办公室，卖些副食水果杂货，放几台电脑打印机搞广告，还让我先顶着，过几天再招聘些同事回来。我一口怨气卡在喉咙里差点出不来，要不是老爷子被我辍学的事气得不能轻我早拍拍屁股走人了。

算了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权衡再三，大不了等到公司开不下去破产的时候我再跳槽就行。因为是第一号员工，这样一来就算得上是这公司的“开国功臣”了；又加上上面那把交情，我也就顺其自然地坐上了“二掌柜”的位子。

老总与副总之间，却总有微妙之处。

之后公司的发展不想竟爆了个大冷门，不知是这马脸时来运转还是有我这样的

人才，小生意做得红火不说，知名度也越来越大，竟然还出现了客户预约这样的现象，还真让人有点始料未及。生意蒸蒸日上，两个人如何忙得过来？所以紧接着，公司就聘请到了两位新同事。

先来的是个胖子，叫林永，我们管他叫“林胖”，属于那种一砖头可以砸倒一片的本科毕业生，三十快出头的样子，为人胆小怕事。其实他也不算上胖，属于比较壮实的那类男人，可能我偏瘦，和他站一起就感觉他特胖。他自己对这个头衔似乎也并不反感，所以林胖来林胖去地叫着叫着大家也就叫习惯了。本来马脸安排他联络客户的，之后觉得不妥，就又把他撤了回来跑业务。

于是交际的活儿就落在了后来的小敏身上。

小敏本名叶敏，还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，哦，不过好像还比我大一岁呢。她本是医学院的毕业生，后来听说放弃了从医，打算做职业女性。嗯……她人总是很腼腆，对谁都是轻声细语的，一头清纯可爱的短发造型给马脸的印象极好。她让我们喊她小敏就行，我们当然没客气，一条贼船上的人了，客气啥呀？她才到公司的时候人挺拘谨的，久了也就不怎么样了，常来和我套近乎，身上那股鬼香水味时常让我忘了工作进行到哪儿。这确实挺让人苦恼，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告诉她那香水有多造孽。长此以往，公司倒闭都有可能，西北风倒是不担心喝，但是如果让老爷子知道这鸟公司倒闭有我的一手，还不直接把我塞进祖上那块风水宝地里去？

末了，为了顺应时代要求，发扬死啃窝边草的风范，她便成了我的办公室女友。当然，实属地下恋情。

就这样，我们一傻三呆围着个单间做了几个月，业绩居然又提高了不少，乐得马脸头头都在考虑放弃水果副食，换个像样的办公室，专职做广告了。现在又招聘到两个廉价的名牌大学生，更是让他喜出望外。

生意做大了，随他去吧。

2. 未知的目的地

“杨总，你不是有辆 X5 吗？我们就搞个自驾车两周游你看怎么样？”

手上文件还没整理好，林胖就吆喝着走过来了。

我靠……我就知道会是这样。我那 X5 是那年考上大学老爷子给买的奢侈品，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喜欢它，不过也凑合着用，再怎么也比走路强些，只是我很少开车，公司就在家边上。奇怪，他们怎么知道我有车的？

财物外现，我看也不好再隐瞒，于是微笑着点头说行啊，心里却极其不满，不就一起工作了半年吗，我他娘的什么时候跟你们这么熟了？

大家见我答应，行的问题算是解决了，于是就把讨论了半天的内容和我说了



一遍。

简单来说，这次驾车旅游的时间就两周左右。自驾车也方便，沿途可以边走边玩。最后的目的地是位于我省靠边境线内的一处古城镇群，离西双版纳不算太远，但名字我愣是听都没听说过，叫啥“纳尼索”。对于这个目的地似乎只有我不知道，其他几人好像都有所耳闻，我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马脸以前经商时去过的一个地方，听他说那里民族风情很浓厚，也有很多很神秘新奇的事儿。

这厮说来说去就是这两点，我也没心情听他唠叨下去，不耐烦地点点头便是答应一切，听从安排，服从指挥了。

起先的准备工作极其枯燥，吃的用的要准备好，计划、地图、驾驶员要安排好，马脸头头一如既往地只说不做，我们这些手下忙里忙外。老爷子得知我们要出远门，一个劲儿和马脸叮长嘱短，一会儿说我心脏不好要怎么怎么，一会儿又说我血压不好要怎么怎么，敢情这次出游我就像个半死不活的病号一样，非要赖着去似的。更让我难以接受的就是临行前他那句“你小子路上对人家小敏好点”，说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莫非老爷子知道香水那档子破事了？还是已经知道我和她的关系了？

考虑到这些麻烦事我连忙点头如捣蒜。

一切安排妥当，临近出发前我有些犯愁了。我那 X5 虽看上去还不错，但只有两个排量，一个是 3.0i，而另一个则是 4.8i，老款的 4.4i 在新款里早已经停产。如果要分跑越野和跑市区的话，3.0i 和 4.8i 的区别马上就出来了，3.0i 如果只是跑市区的话那是绝对够用的，不过 3.0i 的发动机确实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。4.8i 倒好，无论跑市区还是跑越野，百分之两百那是绝对使不完的劲。劲是足了，可那 4.8i 的排量简直就是在喝汽油。如果 4.4i 没有停产的话还好，在中等排量里它占绝对优势，可惜停产了，想买都买不到。

当初购车的时候我本想着就要 4.8i 算了，反正老爷子有钱，喝油算个屁，直接喝人民币我也开得走。不料当时我这样一提，老爷子眼一瞪，差点没扇我两巴掌，二话没说就把 3.0i 开回了家。那时候他的话是这样说的——你小兔崽子给老子在城里转转就行，又没喊你开出亚洲，要个屁 4.8i。然后车钥匙往我这一丢，这事就算熄了火。

现在好了，虽说条条大道通罗马，可这姓马的未免也太不给脸了。那啥“纳尼索”离我们的小单间似乎有八九百公里的路程，而且好像不见得全都是高速公路。一旦跑起越野来，我这小发动机在效率上可就是绝对的捉襟见肘了。

更让人恼火的是人数，X5 能坐几个人啊？这次出游除了马脸、林胖、小敏和我之外，新来的两个大学生也要一起去。马脸说得动听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一起带上，旅行途中也能增进新老职员间的感情，互相学习学习。我发现他还真是站着说话就不腰疼，事后这燃油费、养路费、磨损费、保养费都我一人出，你们当然有感情了。

本来一肚子火想发作，这时从车背后绕出来个女孩子，站到我跟前客客气气地

开口便问我：“那个……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坐前排？”

我一看是那新进的女大学生——素颜。这女孩给我的印象挺深的，好吧我承认，我对她颇有好感，不过暂没什么非分之想，都不了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再说了，她和另外那个叫吕放的大学生似乎走得很近，而且叶敏也一直跟着我，我又不是初中生，我可没兴趣玩那种猫捉老鼠狗打洞的破游戏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前面加上驾驶员的话只能坐两个人，这就意味着后排得挤四个人，不过也不算太狼狈，X5 的车型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。众所周知，驾车旅行前座是个好位子，空间适中，视野也比较开阔。我本打算让马脸坐前面，其他几人全部坐后面去，后面也就林胖稍微占空间一点，其他两女一男都偏瘦，将就将就也刚好坐得下。这不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我的想法，这小姐就捷足先登了。

我想都没想就问她道：“你身体不好吧？”

小姑娘显然没听明白，见公司副总严肃地望着自己，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：“那……那个……是，我小时候就……就有风湿。”

我一听就笑了，把车门关上的时候瞥到马脸正朝我们这边走过来，于是便似笑非笑地小声对这小女生叮嘱道：“让你坐前面可以，不过下次你得把风湿说成哮喘，知道没有？”

“准备得怎么样了？”马脸头头人未到声先行，老远就嚷嚷。

那话优哉游哉地飘过来，我倒没啥特殊感觉，随即回应道：“差不多了，行李装好吃完饭就可以出发了。”但边上素颜就不同了，见领导走过来，她赶紧站直了腰板。我笑笑就开始往车顶上装行李，心想这小妮子也跟叶敏刚来的时候一个样嘛。

我还记得叶敏初来乍到之时，那态度拘谨得让人咋舌，基本不管做什么都要“请示领导”，特别是对我尤为突出，可能是因为当时对我有好感吧。这会儿想起来她好像还是老爷子推荐进来的，老爷子前面还让我重点照顾她……欸，倘若不是老爷子知道我们的关系的话，难道他和她……我还记得前段时间老爷子总喜欢往外跑，也从来不是说是去哪……不可能吧？老爷子都快六十的人了啊！

乱七八糟地正想着，远处叶敏就在招呼我们过去。我抬手看了看腕上的卡西欧，哟，都快 12 点了，于是连忙打断正在谈天说地的马脸和素颜：“吃饭了，吃完上路。”

后来我发现我当时这话还真有格调。

3. 车厢里的鬼故事

驶出市区之后我们眼前豁然开朗，心情顿时舒畅很多。郊外的高速路四通八达，一路畅通无阻。三月天里的微风拂面，微热的阳光从云层抖落，晒到手背里，晒到脸颊里，晒到肌肤里，晒到这整个春天里。我懒懒地享受着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惬意。

一路上我边开车边听马脸在后排和那叫吕放的神侃，无非就是些什么我们公司